

三峡文学丛书



秦新民 著

青春视角

• 三峡文学丛书 •

青春视角

秦新民 著

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责任编辑:野 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峡文学丛书/刘不朽主编,一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
1995.9

ISBN 7-5071-0333-1

I. 三… II. 刘… III. 小说—三峡—地区—当代—丛
书 IV. 1247-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4589 号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
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
鄂西地质测绘印制公司激光照排
湖北宜昌县税务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9.31 印张 201 千字
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(全十一卷)总定价 121.00 元 本册定价 11.00 元

目 录

青春视角	1
你们怎么啦	51
草绿色的小木柴	76
在缪斯的地狱里	85
来贝十九岁	100
给业余演员排戏	112
又一村	126
小 钱	138
与其这样说	147
总有一天	158
两 地	171
她走了,会不会再来	181
电店靛	200

花 子	214
小镇的明星	229
编外官员	247
党 党	264
明天的日历	281

青春视角

齐韵走了。好久以前就没人怀疑,这是她唯一的出路。

然而,在昨晚,学校宣布“关于将声乐系 82 级学生齐韵退回原单位的决定”后,谁眼里不写着:真的吗?

真的,百分之百的真的!早晨七点的火车让这变为了不可更改的事实。

同学们还未从“太突然”中反应过来,齐韵就带着来校时的原套行装,可怜巴巴地“回娘家”了。

是的!可怜巴巴。

并非荣归故里，并非告老还乡，而是，而是因了极不体面的行为，被“劝”其离开这所国家级艺术学院。

万人翘首的艺术学院啊！

不仅她齐韵，连给她送行的简小界都可怜巴巴。

她呆立在散尽了人的空旷的站台，她呆视着抛走了火车的锃亮的钢轨，她萎顿的面颊拖着长长的泪……

此刻，在简小界眼里，齐韵只是她比邻的同乡，只是她几度（从初中到大学）的同学，只是她近两年来相濡以沫、同乐共喜的妹妹……她们同一个寝室，同一个声乐老师，开学同来，放假同归……多少个“同”啊。

可，再也“同”不了了。

凄凉——这词形容齐韵的走，恰当吗？出于隐恻？出于留恋？在齐韵登车离去前她搂着她痛哭。

她知道，她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感情。践踏道德规范的人受到报应是活该。你上了大学，开了眼界，就见异思迁，无因由地抛弃谈了多年的对象，和另一个风流倜傥的老师滚得火热，并慷慨地献出自己处女的本钱……这所作所为，万人唾骂啊！包括她简小界，多少回当面和背后、在口头和在心里，诅咒她的狠毒和丧尽天良！

可眼下，她毕竟哭了。她没料到。当齐韵伸手同她道别时，她只觉鼻子一酸，抑制不住扑簌簌的泪……而齐韵的突然呜咽，扑向她怀里更激发她嚎啕成声了。

伴送齐韵回原籍的两位老师眼睁睁地看着她们。简小界顾不上这许多了！同情里包含立场和原则，她是不是同情呢？她说不清楚。

在那时辰，她伤心得失去了理智。

“你多想想吧!”昨晚帮齐韵收拾行李时想的这句赠给齐韵的话,竟在车轮滑动时忘了。

现在这句话只能说给自己听了。

她真的喃喃地、不厌其烦地说着。她是否用它来填塞齐韵走后自己也难断的、是由衷的还是习惯上的若有所失?

反正,她极其疲惫地回到了学校。

眼皮紧梆梆的,她去洗脸间抹了把脸,径直去琴房。

简小界迟了到。声乐老师康眉坐在钢琴前等她。听到脚步声,她把手从额头上拿开:

“走了?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康老师象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。“开始吧。”

简小界随着老师的琴声唱起练声曲。

“糟糕!”康老师相当失望,她拉下脸,欲说句什么刻薄话,但马上改变主意,用双手缓缓地关上琴盖。

“我,找不到感觉……”

康老师没抬眼望她,却哆嗦着嘴唇:

“都不争气!”

简小界本就畏惧康眉,眼前的情形,她越发不自在了。她低着头,生怕碰上老师的目光。隔了一会,康老师又叫她后,她才怯生生地仰面。

“和你一样,我……”康老师哽着喉咙。

简小界的鼻子又发酸了,她忍住,强忍的她陡然明白:老师心里也同样难受。为了齐韵,她怛了不少气呀!费心教了近

两年的学生，半途而废，有希望成材的高才生成不了才，对她多少没有打击吗？她恨齐韵，她更为她痛心。为了齐韵能留下，一个老师所能做的，她都做了。所以——康老师说：“小界，以后看你了！”——她深深理解它的内涵。

“下面，你自己回回课吧，”康老师夹好讲义站起身，“让我也静静……”

齐韵没能回课，她集中不了思想。琴房的一切都令她触景生情。地板，隔音壁，扫帚，玻璃窗，琴键，德西彪像……她干脆闭上眼。她可以不看，却不能不想！心神不宁，胸口发闷，加上无休止地从喉咙里从键盘中从丝弦上混杂涌来的噪声，她只觉得脑袋要爆炸了！

她冲地面啐上一口：见鬼去吧，齐韵！

所有的不愉快是齐韵引起的，理应狠狠骂她。但当简小界眼前一闪现齐韵眼泪纵横的脸时，她的心就软了。齐韵在事落后最丧人格的处境下都没哭过，今早她哭了！她已知错，她会改的。

于是，简小界后起悔来。为什么不最后帮她洗一次衣服呢？为什么不最后同她在长江大桥上散一次步呢？为什么不最后请她到江滨酒楼吃一次蒸笼包呢？为什么不最后两人合唱一支歌呢？为什么不……

她视线模糊了……口里有了咸味。

整个学校还未从齐韵事件上平息下来。她依然被挂在嘴边，是人们嘲弄、揶揄、诅骂的对象。在张贴她处理决定的地方，有不少人在指指划划地咕哝。间或杂夹几句很不合说话者

身份的下流趣语。简小界心虚极了，虽可畏的人言与己无甚瓜葛，但仅仅因同乡，她就疑为连锁到了自己。午餐她毫无食欲。她几乎小跑般奔回寝室。

寝室人在吃饭。简小界默默走到床沿坐下。刚才谈论着什么的人悄没声了。咀嚼声、碗勺声、衣窸声……简小界的视线落到对面的空床架：钢床上乱摊着垫了棉絮的牛皮纸，床柱上微摆着曾系了帐勾的红毛线……人的命运真难捉摸啊！昨天齐韵还是这学校的学生，还是这寝室的成员，还是这床的主人，一夜之间，她走了，再也与学校与寝室与床不相关，永远不相关！就象被抛来的一个球，没滚远就又被半路伸出的脚踢回。这人是谁呢？是她自己！不尊重自己的天赋，不尊重自己的机会，不尊重自己的品行，不尊重自己的良心，不尊重自己的约束力……可悲啊！自作自受！我干嘛要为她伤感？

简小界咬着牙把思路从齐韵上撇开。她捋捋围巾，对正倒开水涮碗的刘亚说：

“刘亚，把床换过来，这里光线好，又背风。”她指的是齐韵睡过的床。

“搬到齐韵床上？”蝴蝶形烫发的刘亚颇为惊讶，她显得干燥的嘴唇一歪，“我才不呢！”

“这有什么呀？”

“我怕！”刘亚顺手把碗里的水泼到地上。

“她怕鬼！”没等简小界问，邢憬煜替她答道。她在对着镜子整理乌黑的长辫。

“嗯，我怕齐韵来拿我的魂！”

“她又没死！”小界提高声音，“活见鬼？”

“说不定哪天寻了短见……”刘亚怀着恶的预感喏喏说。

她放好碗筷，在裤子上擦手上的水。

额头舒展的朱曼玲敲响铝饭盒：“心有余悸就别跟她结仇嘛！”

“我结仇？”刘亚伸长颈子。

“我这话又不错，”朱曼玲回答，“象齐韵这种破鞋，结仇一百个又值几何？”

刘亚弹了起来：“不对！我根本就没和她结仇！吵一架就叫结仇吗？”

见刘亚发火，朱曼玲呵呵地笑了。她继续逗她：

“嘴硬！想想你当初说过的话。”

刘亚的脸变得刷白。她骂过齐韵：“臭不要脸的”、“骚婆娘”、“现代婊子”、“卖屁股的堂客”……

刘亚一时慌乱语塞。

空气似乎很僵，但大家并不担心她们会当真开火。都晓得，这对全校的“女长人”，不单身段模样儿特相象，性情脾味儿也相投。——毛毛燥燥、风风火火、心直口快、嘴不饶人、不拘小节！她俩同班同学同球队，再加同特长同怪癖，许多的“同”使她俩亲密得如胶似漆了。邢憬煜形容她俩是“狗子离不得茅屎缸”，算说绝了。

大概是“笑”啊“咬耳朵”啊“体贴”啊“形影不离”啊，已无从表达她们的感情，在一起，她们没一天不拌嘴。就是昨晚，她俩为“一辈子不结婚”舌战了半夜。刘亚说，她最近看了参考消息，那上面讲由于试管婴儿的成功，女人再可以不靠男人的帮助繁殖后代了！这更坚定了她独身的决心。朱曼玲驳她，既然想要孩子，独身还有什么意义？……若不是简小界频频擂床提醒她们齐韵明天要搭早车，她们关于独身的争论会延长到天

亮。

这当儿，大家屏声静气地静观刘亚的表情，下面的闹剧能否发展，要看她的反应了！

她许久地注视着朱红的地板，一层水渍向她脚尖沁来。临了，她抬起双眼皮：

“那些话，我说过头了。”顿了顿，“可你也说过……”余下的话意是：我敢承认，而你呢？

“过头？屁！”朱曼玲一拍大腿，“无情无义！我们好心待她，她倒反咬一口。”

咄咄！久不发言的张环子用叉衣杆叉晾在门顶上的小衣，没叉住，滑到地上。

静。简小界踱过去捡了衣服递给环子。

环子滞滞地，酷若钉住一般……

长时间的静。

刘亚上下摆弄羽绒袄上的拉链，憬煜瞅着墙上的新年挂历出神，朱曼玲仰卧在床上四肢大开……

简小界轮番扫视她们，几遍后，摸出枕头下的口琴，吹出了一串音符。吸引住了大家，她富有色彩地笑道：

“喂，别闹了，反正，她走了！这时我们为她郁郁寡欢，她自己已兴许正陶醉在奔驰的列车上，面对广阔的田野，唱她的‘咪咪’曲哩！”

“你怕她做不到？”朱曼玲伸懒腰，“那是天堂啊！她的极乐！”

“极乐？乐得起来吗？”邢憬煜直杵杵反问。

“真够惨的！”环子终于“解冻”，她悻悻然，碎步去墙角。

“是不是，”刘亚瞟瞟大家的神色，“我们是不是待她太，太

那个了一点，……固然，她有许多不对……”

朱曼玲叫道：“良心发现？”

无人答讷。

环子在墙角放好叉子，反靠在门背，她用手指搅了会电灯开关的拉线，内疚地：

“真是见鬼！我怎要同她吵嘴呢？”

“见鬼的太多！”刘亚把拉链一直拉到下巴，“假如一发现迹象就报告学校，她也许到不了这步。”

大家体味她的话。

“我看，”邢憬煜从手表上抬起眼睛，“刘亚说的有道理，一落水就揪住她的头发……”

朱曼玲仰天大笑：“我尊敬的菩萨女士们，高尚啊！”

环子无意中碰亮了日光灯。小界盯着灯管陷入深思……

二

一连几天，简小界没能上好课。她成天恍恍惚惚，象是丢了魂儿。任课老师问她是不是有病，她尴尬地笑笑，作不了解释。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集中思想，总不奏效。无奈何。只得在忐忑的心境中，挣扎着去捱过一节一节难熬的课时。

这天的声乐课，唐老师再次敲了警钟。她整天闷闷不乐。没吃晚饭，胡乱地拨弄了拨弄钢琴，早早地回到了寝室，和谁都不讲话，一头扎进了被窝。好在寝室人都看电影去了，没人打扰她。她利利索索地洒了一通伤心的泪。她伤心自己太软弱太缠绵，太感情用事，太自己统治不了自己！二十二，不小了，几时才能长大成熟呢？……她辗转反侧，脑子象起了风浪

的海。期末考试渐渐逼近，她有压力呀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能！她第二次发誓把齐韵忘记掉，彻底忘掉！从明天做起，立刻见行动。

次日，在响起床铃的前半小时，简小界就溜身下了床。她要用长跑般的毅力来巩固自己的决心。

跑道已踏踏有声，黝黑的天幕下，是远处的灯火，近处的影绰……简小界在铁架上挂好脱下的大衣，目测了块林荫去活动身体。

“简小界，”

“刘亚？”

身着体操服的刘亚笔直地立在两棵白杨树间，她在练形体。简小界嬉嬉跃上去，把冰凉的手直往刘亚脖子里塞。刘亚连声求饶，“你不放，我就喊强奸了！”小界不依，闹到乏劲儿了才松手。

“今儿你倒跑上了我的前！”小界扣着起伏的胸口，咯咯地说。

“换了床，真出了鬼了，睡不着觉。”

刘亚捋平揉乱了的衣领。扩扩胸，抬起右腿，蹬着树干，用力压。小界注视她做完这套动作，把眼睛移向她流畅丰润的胸部：“开了情窦？”

“没福份罗！”

刘亚又做了一串连续造型，走到小界前去推搡她：“快去跑你的吧。别伤了风。”

“你不跑？”

“我？跑过了。”她在撒谎，她是想甩脱小界。

小界挽住她：“陪陪我，再跑几圈？”

“去去去！别纠缠我，”刘亚坚决地抽回胳膊，“让我一个人静静，”她从树枝上挟下大衣，独自走开。

望着刘亚的背影，小界惶惶然了……

跑道。五条平行延伸的白线，杂拉的、不合频的足音。小界夹杂其间。以往，她却保持自己规定的匀速，任其一个一个上她前，任其一个一个落她后，今天怪哉，拖不动脚步。沉重，沉重。勉强跑完一圈，她退下跑道。

是反常的刘亚煞了小界的风景，小界也索性去煞煞她。没多劳神，在湖边。小界找到了步履蹒跚的刘亚。她在轻唱一首叫“摩尔花呢”的歌，“铺子里有一块花呢，不幸被沾上污点，不幸被沾上污点……”她不唱下去，老在这句上重复，小界尾随她走了一段，接上唱，“如今削价放在一边，只因卖不出价钱……”

她们肩挨肩，互不搭理。

迎面的树干把她们分开了片刻。

刘亚缓动的脚定在地面：“小界，我们女人太不幸！”

“不幸？”小界存心逗她，故意违拗着说，“你是指生孩子吧？”

刘亚懒得和她打趣，“尚健又回到管乐系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啊？”小界吃惊。她确实不知，这是昨晚才有的最新消息。邢憬煜从老师那打听到在寝室透露时，小界正在音乐厅排练。刘亚接着告诉她，尚健是被他原来的专业老师要回的，理由是系里需要个内行的人管资料。

“那他的处分决定不作废了？”小界问。

尚健的处分在齐韵前，他是老师，理所情节要重。对他的处分是减薪一级，调离教学岗位。

“本来就是虚张声势，走走过场嘛！”刘亚回答。

小界没吱声，刘亚的看法不无道理，尚健的处分决定刚下来，就有人分析这是缓兵之计。他所教的专业仅他一个青年教师，真开除了他教学能没影响？据说，关于如何处分尚健，院领导有过分歧。主“重”和主“轻”。最后争持不下了，才来了个折中。邢憬煜甚至武断地说，校方别无他法，只能如此。因为太轻不足以平民愤，太重又必然连锁到校当局的损失。另外，如此决定，还可以收到两个最最现实的效果：对下面起杀一儆百的作用，对上面报清除精神污染的战功。事实在证明，邢憬煜的分析，部分是对的。

“我以为他真要当一辈子花工呢！”小界道。

刘亚从鼻孔里喷出：“天真！”她的确较小界老练，尚健刚到后勤科，她就扬言，这是“演戏”。

她们站得太久了，感到了冷，又徐徐开步。

堤埂，有个单薄的小老头在打太极拳。那是她们的和声老师扬檀。怪辛酸的，同学都成了中央级乐团的团长，他还只是个讲师，还是前两年才提上的。刘亚瞅着他，借题发挥：

“人比人气死人喽！”

小界说：“听说他那位当团长的同学获得了匈牙利的科达伊证书？”

“报上登了。唉，杨老师！还有兴致打太极拳！”

前面一滩积水，小界拉刘亚绕过。

“你说，”刘亚道，“这码风流事，真正的牺牲品是谁？”没等小界猜摸透话意，她自己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：“齐韵。”

说完，刘亚从愤懑转变成了悲哀。

没有叶的杨柳枝。

她们冻乌了的两片嘴唇紧闭了。

天正在大亮，寒飕飕的晨空，一切景物显得僵硬。他们的心也是僵硬的。因了齐韵。齐韵牺牲了肉体、牺牲了名誉、牺牲了学业、牺牲……这条牺牲的直线还会不会延伸？会不会延伸到用众多的牺牲换来的爱情？眼前，齐韵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尚健的爱，捍卫不住他的爱，她会垮的……垮到……而这极有可能！尚健虽说跌跤不轻，但他跌落的轨迹是弧线，逆时针方向的弧线，这条弧线最终会使他回到正点！齐韵垂直下落，一落千丈，深不见底！尚健会不会因为二人命运轨迹的差异而改变心的轨迹？难料啊！

假设到坏处，两人栗上加栗。

“刘亚，”小界瑟瑟地叫她，“我好像有一种不吉祥的预感……”

“是吗？为齐韵牵肠挂肚？”

“我真怕她死……”

刘亚踢了颗石子在湖里。她盯着那串涟漪消失。

“你但愿他们爱情成功吗？”小界扳过刘亚的肩。

“但愿？尝尝不知耻辱的苦果吧！”

“我，但愿……”

“那你就多成全他们呀？”简小界握起她的手，边摩娑着边说：

“这几天我总不踏实，齐韵的影子总缠着我，弄得我课上不好，觉也睡不安，昨晚我想了一夜，我还发誓赶走她的，可现在……看来我在唬自己。我想，我没阻止她，我欠了债，不偿还，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！因此，我要帮助她。”

“你能为她做些什么呢？”